

經義述聞

冊四

經義述聞第八

高郵王引之

周官上五十條

府多於史 腊人無府史 解止 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幣餘之賦 嬪貢 和布 具脩 斂弛 贊冢宰受歲會 一曰

正 歲終 行其秩敘 膳用六牲 賓客食 肉物 選百羞醬

物珍物 爨亨煮 疠瘍者 掌冰正 孤 巾絮 凡王之獻

凡上之用財用 民之財 振掌事者之餘財 以作二事 夏

纁玄 故書綏爲禮 下士十有六人 樂禮 與有地治者 九

比 大故致餘子 地域 六鄉之治 興舞 祭祀役政喪紀之

數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中 王舉則從 內列 主友 純

帛 鞭度 詐豫 斂市紵布 飾行 凡治野 與其施舍者

府多於史

天官敘官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
少而史多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引之謹案

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春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次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經已如是

腊人無府史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引之謹案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腊人下無府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鼈人下醫師皆有府二人史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

解止

掌舍鄭注曰舍行所解止之處釋文解佳賣反疏曰案其職云設車宮壇遺宮帷宮之等並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引之謹

案疏以解爲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息
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賣反解止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曰上彌
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不
解舍解舍猶休止也官舍謂之解舍義亦同也解音佳賣反商子鑿
令篇曰高其解舍是
也今俗
作廨 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解
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
止也五行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
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氏
爲宿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牀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
同義音佳賣反故鄭曰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已或言解
息或言解舍或言休解其義一也而字書韻書解字皆無休止之訓
蓋古義之湮久矣

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

九嬪鄭注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引之謹案此與昏義不同昏義九嬪次於三夫人之下此則有九嬪而無三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列於此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皆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若有其人則祭祀賓客喪紀皆當從后而與其事何以獨無夫人之禮事乎夫人亦當有服何以共后與九嬪世婦之衣服而不及夫人乎然則周禮無三夫人明矣周語內官不過九御魯語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韋注並云九御九嬪月令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此無三夫人故但云帥九嬪鄭注謂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失之高誘注呂氏春秋仲春紀分后妃為

二以妃為夫人尤誤皆言九嬪而不及夫人與周禮合蓋三夫人之有無經傳

所言各異解者各如其本書以說之可矣必欲合以為一則治絲而

勞之也鄭君於此云夫人坐而論婦禮於內宰職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於九嬪職云三夫人當一夕皆牽合昏義三夫人之文與周禮不合

幣餘之賦 受其幣 職幣 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鄭司農又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斥幣疏曰幣餘之賦謂爲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於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爲官出泉謂之幣餘之賦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家大人曰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帔也一曰敗衣從支尙尙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牝敝囊橐不直錢顏注曰牝者縻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

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

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

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

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職主也幣餘也所主者財物之餘

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齋後鄭曰齋行道之財用也然則幣齋即財用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

斂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敘其財受其幣使

入于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于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

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魯語

不腆先君之幣器宋明道本如是宋庠補音作樊今本改作敝即敝器也管子輕重甲篇

靡幣之用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即靡敝也孔宙碑彫幣即彫敝也

皇象碑本急就章牝幣即牝敝也字或作弊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

車之弊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弊今本餘下有衆

字樊下有守字皆後人所加辨見讀書雜誌弊亦餘也合言之則曰弊餘耳先鄭前一說

以幣餘為百工之餘差為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為

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
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爲幣帛之幣豈知
幣爲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

嬪貢 其貢嬪物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鄭注曰嬪故書作賓鄭司

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疏曰此九

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賓貢者非也句首當有作字

若云嬪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引之謹案祀與賓相對爲文

其爲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

客之式地官鄉師閭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

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賓貢也

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爲之解非是賓本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

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爲解若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爲嬪貢則

下文服貢亦嬪婦所爲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貢飭化於百工不聞

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為長
又案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為賓祀
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嬪物嬪
即賓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嬪并閭顏注曰仁嬪賓棖也嬪字
或作賓說文曰嬪水厓人所賓附是嬪與賓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
乃誤讀嬪物為嬪物以為嬪物婦人所為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
知大行人之其貢嬪物即大宰之賓貢乎

和布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鄭注曰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
造云爾引之謹案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為宣始和布治于邦國都
鄙九字為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
乃宣布于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正與此

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為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

布德和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以巨為聲宣之為和猶桓之為和
詳見

也檀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曰曹伯盧諡宣言桓禹貢和夷底績鄭

注讀和為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陳宋

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馬大司

寇言始和布者準此

具脩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曰脩掃除糞洒引之謹案

典祀職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是祀五帝

之兆典祀已脩除之矣非大宰事也脩當讀為羞宰夫以式灋掌祭

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合

言之則曰具羞耳祀五帝言羞者大司徒曰祀五帝則奉牛牲羞其

肆是也脩與羞古字通錢氏養新錄曰鄉飲酒禮乃羞無算爵鄉飲

酒義作修爵無數借修為羞正與此同修即脩也

斂弛

小宰之職斂弛之聯事鄭注曰杜子春弛讀為施元謂荒政弛力役

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疏曰杜子春弛讀爲施者若依施施是施專疑惠字事不必連若爲弛則於

事廣矣故後鄭不從之引之謹案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會而調其急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聯事也

贊冢宰受歲會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引之謹案贊冢宰受歲會當在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是冢宰受歲會在歲終也小宰贊之亦當在此時不得次於月終之下

一曰正 二曰師

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鄭注曰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師辟小宰宰夫也司辟上士中士也旅辟下士也引之謹案宰夫掌敘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故不曰掌六官之徵令而曰百官府也請以五證明之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彼注曰小臣師正之佐

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之佐也彼文正與師相因正非六官之長師亦非六官之貳也其證一也成十八年左傳說晉悼公命百官有卿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正戎司士屬右六騶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偏師則所謂御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即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即

師旅也杜注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皆失之其證二也襄二十五年

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六正已是六

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為有司則

師旅可知杜注師旅小將帥也失之其證三也周語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

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韋注曰一之先往也農師

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

正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稷其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
 又卑於農師其證四也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
 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
 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爲天子之羣
 吏也韋注師旅曰師師旅也失之其證五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然則
 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鄭彼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
 傳有卜正隱十一年工正莊二十二年候正成二年校正襄九年隧正襄七年四
 鄉正襄九年馬正襄二十三年陶正襄二十五年令正襄二十六年五工正九農正昭十
七年賈正昭二十五年車正定元年牧正庖正哀元年是官之小者亦得名爲正
 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爲下大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宮正
 酒正則以士爲之推而至於百官府皆各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
 大雅稱鞫哉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爲正也師則屬於正者故左
 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彼注曰官師中士下
 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爲師也互見後師不陵正下

歲終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鄭注曰歲終自周季冬疏曰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於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引之謹案歲終與正

歲相應正歲爲夏之孟春

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

則歲終爲夏之季冬不得

以爲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一歲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終歲則曰會曰稽言其終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後尙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乎此一證也眡稜職曰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上言正歲下言歲終明正歲是夏之正月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弊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尙有兩月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此二證也小司寇職曰孟冬祀司

民獻民數於王

此夏之孟冬也周官所言春夏秋冬俱用夏時非用周時夏之孟冬也周之孟春也則日南至當言春日也

傳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也夏之日南至是用夏時也

則日北至當言秋日至而大司樂云冬至日南至是也夏之日南至是用夏時也

若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煤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

斬陰木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燬惡筮人上春相筮占夢季冬聘王夢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芟舍中秋

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司燿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羅氏中春羅春鳥牧師孟春焚牧中春通淫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皆是也

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閒則為夏之季冬明

矣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

何得又以歲終為孟冬乎此三證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

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鄭注

云歲終自周季冬也誤與宰夫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小

司徒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

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

稽其鄉器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

經義述聞 八 八中華書局聚

灋于司徒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教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黨正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歲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

行其秩敘 令作秩敘

宮伯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鄭注曰秩祿稟也敘才等也疏曰秩謂依班次受祿敘者才藝高下爲次第引之謹案秩敘謂士庶子更番宿衛之次第一月之次謂之秩一歲之次謂之敘故下文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均者齊其勞逸行者巡其先後也地官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鄭彼注曰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與此行其秩敘正同義不得以為祿稟才等也又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亦謂役邦事之人鄉師為之次第而頒之使各以其次服役豈有祿稟與才等乎秩與敘同意廣雅秩次也又秩序也彼注訓敘為次是也訓秩為常則非也

膳用六牲 鴈宜麥 大夫執鴈

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鄭注曰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鄭司農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也引之謹案此六牲與牧人不同牧人之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鴈魚也蓋膳夫之食飲膳羞與食醫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相應食醫職曰凡會膳食之宜食當音膳食謂六膳六食也釋文缺音失之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牛羊豕犬鴈魚所謂六膳也稌黍稷粱麥苽所謂六食也鄭司農以稌黍稷粱麥苽為六穀其說洵不可易由是推之則牛羊豕犬鴈魚亦膳夫之六牲明矣鴈謂鵝也爾雅舒鴈鵝李巡注曰野曰

鴈家曰鵝對文則鵝與鴈異散文則鵝亦謂之鴈方言鴈自關而東

謂之鳴鵝南楚之外謂之鵝說文鵝鴈也鴈鵝也莊子山木篇命豎

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鵝也齊策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鵝有餘食韓

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並作鴈鵝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

鳧鴈食以菽粟此鳧謂鴨也廣雅鳧鵞也鵞與鴨同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

雞狗鳧鴈今本鳧鵞作鳥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

鴈以賀鵞是常畜之物故歸而取之甚便也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

鴈數十皆謂鵝為鴈也堯典二生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十八羽族部四並引作二牲案牲本字也生

借字也論語鄉黨篇君賜生魯讀生為牲是也一死贄馬融以二生為羔鴈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鴈則

鵝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二牲蓋羔與鵝皆常畜之物故

謂之牲也魚亦可畜之池故亦謂之牲大司馬大祭祀饗食羞牲魚

鄭司農曰大司馬主進魚牲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管子禁藏篇

曰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輕重己篇曰祭日犧牲以魚是也牛宜

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猶月令食麥與羊食菽與

雞食稷與牛食麻與犬食黍與彘皆以牲配穀耳鄭未考食醫之文故說之未確王制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鴈亦謂鵝也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曰鴈取其候時而行引之謹案鄭蓋以鴻鴈釋之鴻鴈春去秋來故曰候時也其實大夫所執之鴈直謂鵝耳

古者謂鵝爲鴈故膳夫六牲有鴈說見堯典二牲一死贄馬注曰二

牲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見五帝紀集解若非常畜之鵝不得謂

之牲也羔鴈皆常畜之物而雉則野物不畜於人得之則死故曰一

死若以鴈爲鴻鴈則中於燴繳斃於網罟與雉皆爲死物書何以獨

謂雉爲一死乎且鴻鴈孟春北去仲秋始來中閒數月無鴈之時大

夫將何以爲贄乎然則謂大夫執鴻鴈非事實也自董仲舒春秋繁

露始以鴈爲鴻鴈執贄篇曰大夫用鴈乃有類于長者在民而說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

苑白虎通因之說苑脩文篇曰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白虎通曰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

飛成行止則其誤久矣蓋執贄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執之

成列也 則其誤久矣蓋執贄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執之
鴈爲鵠而以爲鴻鴈也不然則在野之鴈或曰鴈或曰鴻或曰鴻鴈
或曰候鴈稱各至無定矣而執贄之禮何以經傳皆言執鴈絕無言
執鴻者乎以是言之殆非鴻鴈

賓客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鄭注曰賓客食而王有胾俎王與
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胾俎見於此矣引之謹案賓客食三
字文不成義食上蓋脫饗字謂賓客之饗食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
亨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饗饗食之
事亦如之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
帥六宮之人共盥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內宗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
之旄人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夏官小臣小祭祀
賓客饗食掌事如大僕之灋皆其證矣

肉物

內饗辨體各肉物鄭注曰體名脊脅肩臂臠之屬肉物載燔之屬引

之謹案載燔乃割亨煎和之異名非肉所本有之名物也與體名爲

牲所本有者義例參差殆非經意今案肉物蓋若大雅行葦篇之嘉

穀脾臄

毛傳曰臄函也說文曰函谷也

少牢饋食禮之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倫

膚九

鄭注曰膚魯革肉

及心舌載于肝俎賓長羞牢肝之屬凡無骨者皆是

選百羞醬物珍物

撰車徒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鄭注曰先進食之時恆選擇其中御者大

司馬羣吏撰車徒注曰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引之謹案選

撰並讀曰僕說文曰僕具也又曰異具也異與僕古同聲選百羞醬

物珍物者具百羞醬物珍物也文王世子曰養老之珍具是也撰車

徒者具車徒也廣雅撰具也隱元年左傳繕甲兵具卒乘杜注曰步

曰卒車曰乘具卒乘即所謂撰車徒也襄二十七年傳胥梁帶使諸

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是也珍羞與車

徒恐其不備而具之故皆謂之僕

爨亨爨

亨人職外內饗之爨亨爨家大人曰爨即亨也既言亨則無庸更言
爨案鄭注云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爨物疏云主外內饗爨竈亨爨之
事皆是以竈釋爨以爨釋亨而經文原無竈爨二字也唐石經有爨
字即涉注文而衍而各本遂沿其誤詩楚茨及左傳桓十四年正義
引此有爨字疑亦後人依唐石經加之瓠葉正義云天官亨人掌外
內饗之爨亨句 爨物之名句 正義以爨釋亨則經文之有亨無爨甚
明故知他篇引此有爨字者後人所加也大宰及少牢饋食疏引此
皆作職外內饗之爨亨無爨字特性饋食疏云周禮亨人其職主爨
亨之事以供外內饗亦無爨字

疖瘍者

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疖瘍者造焉唐石經疖瘍者作有疖瘍者惠
校云宋玉與之周禮訂義有有字宋本注疏無石經考文提要云案

下獸醫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亦疊有字今從唐石經家大人曰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此亦疊有字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鄭注曰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引之謹案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冰正

篇之三少當之也且六卿之外若又有孤三人則其數九經當總謂

之九卿矣及考全經六官之長皆卿一人春官敘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疏曰賈馬皆云奄卿也

不在六其他言六卿者凡四宰夫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春官司服王為三公六卿

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絕無

言九卿者則卿之數實止六人豈嘗有孤三人合而為九者乎地官

敘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比六卿兼鄉大夫也與夏官敘官軍將皆

命卿正合賈公彥周禮廢與引賈逵云六鄉大夫失之六鄉則三公六卿

矣若六卿之外又有孤三人則當有所主之鄉何以敘官但言三公

六卿掌六鄉而不及三孤乎尋檢前後經文孤之為官蓋即在六卿

之內而非別有三人故經但言六卿而無九卿之文六卿分掌六鄉

孤已在其中矣故不別言孤所主之鄉也再以幕人典命掌客考之

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齋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掌

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皆言三公而不言孤孤已

在卿之內故也經凡以孤卿並言者皆不箸鄉之人數見上以卿與

經義述聞 八 十三 中華書局聚

三公對言則曰六卿而不言孤注見上豈非以孤在六卿之內則不得

於孤之外更數六卿亦不得於六卿之外更言孤乎蓋六卿中有秉

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者獨也譬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黻

冕之命而將中軍宣十六年左傳宋樂喜為司城以為政襄九年傳位在六卿之

列而又獨尊也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

之人朝于大庭孔晁注曰冢卿孤卿蓋冢大也見爾雅六卿之中孤為

大故曰冢卿也穆天子傳百辟冢卿冢卿亦孤也郭注以為冢宰失

之昭四年左傳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

曰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注曰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則其

季孫為冢卿孟孫叔孫為介卿可知季孫秉國政故謂之冢卿也

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二也保傅篇之三少與孤

何涉乎自班氏作表誤以三少為孤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

尚書竊其說以入周官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為官遂失

其本義矣又案以周禮之孤為三人其誤始於新莽漢書王莽傳曰

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

羲和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

尉曰子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蓋莽建立周禮見經典釋文敘錄

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妄以孤為三公之佐而置三公司卿以放

效之至班氏作表又以大師大傅大保為三公而少師少傅少保為

孤卿官名雖異而以孤為三人分屬三公則沿新莽之誤學者詳考

經文以正其失可也

巾祭

玉府掌王之燕衣服鄭注曰燕衣服者巾祭寢衣袍襪之屬家大人

曰祭與帑通帑亦巾也說文帑巾帑也巾帑即巾祭也方言幪巾也

大巾謂之帑嵩嶽之南陳頴之閒謂之帑郭璞音奴豬反漢書周勃

傳大后以冒祭提文帝應劭注曰陌額祭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

頭上巾為冒祭說苑正諫篇吳王蒙祭覆面而自刎謂以巾祭覆面

也亦通作拏風俗通義怪神篇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是也疏以祭

為續失之釋文不為祭字作音史記周勃世家索隱顏師古漢書注

亦然蓋皆誤以為絲祭之祭矣

凡王之獻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注曰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疏曰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引之謹案王之二字因下文凡王之好賜而衍當爲凡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於王則玉府爲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納玉於王十穀之類是也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典臬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文義並與此同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玉府矣且何以別於下文凡王之好賜乎內府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鄭彼注曰王所以遺諸侯者彼爲王遺諸侯之物故曰共曰奉此爲諸侯獻王之物故曰受曰藏不可比而同之

也至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與此相同所謂官聯也若謂內府所掌玉府不應與之同則內府掌共王及冢宰之好賜予玉府何以亦共王之好賜乎殆失之矣況王賜諸侯謂之獻遍考諸書皆無確證乎

凡上之用財用

司書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鄭注曰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引之謹案經兩用字複出文不成義下用字蓋因注而衍賈疏曰此經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而闕之非是會計與王爲限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欲見司書用財必考於司會之意據此則注文作財用經文則作用財不得云用財用也

唐石經始誤衍

敘官疏引作凡上之用財用蓋後人據誤本經文增下用字非賈氏原文

民之財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引之謹案賈疏釋經曰以知民之財用器

械之數者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則所據經文財下有用字財用器
械相對為文與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文義亦相稱也唐石經始
脫用字

振掌事者之餘財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鄭注曰振猶拊也檢也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家大人曰經言斂
言振注言拊言檢皆謂收取之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泄鄭注曰振猶

收也張揖注上林賦同孟子萬章篇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廣雅曰收斂拊取

也又曰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岐注曰檢
斂也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作不知斂斂亦收也振拊檢斂四字同

義故云振猶拊也檢也上言斂幣而不言振財下言振財而不言斂
幣者言幣則兼財言財則兼幣互文耳故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

之賈公彥不曉振字之義又不曉拊字檢字之義乃云以財與之謂

之拊此誤以拊為拊濟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此誤以檢為檢察之檢又云凡用國家財

物皆先振而後斂此誤以振爲振濟之振今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

言振財有餘亦斂之可知故言互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

以作二事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

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緒鄭注曰故書二爲三杜子春

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引之謹案故書作三是也三事謂祭祀

賓客喪紀之事祭祀賓客喪紀謂之三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

旅田役喪荒謂之七事也見小宰下文云大祭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

客之裸獻瑤爵皆贊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曰祭祀

曰賓客曰喪事所謂三事也正其服位所謂正其服也舉喪事之正

其服則祭祀賓客可知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

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

亦如之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

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蓋其服之正於三事者

如此故曰以作三事正其服也亦如夏官大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矣更以九嬪考之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卽此所謂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也又云

凡祭祀贊玉盥贊后薦徹豆邊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卽此所謂作三事也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

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內豎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爲

內人蹕內人謂女御也

鄭注內宰曰內人主謂九御

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

沐浴后之喪持翬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世婦掌祭祀賓客喪

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撫爲齋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

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皆指三事言之然則九嬪九御之屬並有

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矣杜子春以女御歲時獻功事與典絲典枲之

獻功相合故改三爲二而以爲絲枲之事不知下文之展其功緒乃

指獻功事言之若所謂以作三事者則爲祭祀賓客喪紀而非婦功

也

夏纁玄

染人夏纁玄鄭注曰故書纁作窳鄭司農云窳讀當為纁纁謂絳也引之謹案窳黃黑色也說文作黓黑有文也讀若飴登字玉篇黓於勿於月二切或作黓廣韻黓黃黑色也黓與窳同又通作苑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苑黃高誘注曰苑讀登飴之登登道藏本則古人衣色亦有用窳黃者急就篇曰鬱金半見緇白黓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窳聲義正同夏窳玄者豳風七月所謂載玄載黃也似不必改為纁字

故書綏為禮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曰故書綏為禮杜子春云當為綏禮非是也釋文禮徐音遂集韻以禮為祿之或體引之謹案經本謂建禮非謂建綏說見金氏禮箋段氏周禮漢讀考禮與禮同乘車建禮亦如生時之道車載禮也從衣作禮者假借字耳鄭當依故書作禮而讀為禮不當沿子春之誤徑改為綏也禮得借用禮

字者釐禮俱音遂故也禮為遂之或體者古音遺與遂同地官遺人
 劉昌宗音遂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
 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白虎通義曰遂之為言遺也是
 也故遂從遂聲作遂或從遺聲作禮亦猶九旗之旒或作釐也說文
 衣部有遂無禮者凡周禮古字為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地官
 大司徒使之相調杜子春改調為糾而說文遂無調字春官籥章國
 祭蜡故書蜡為蠶今本蠶譌作蠶杜子春改蠶為蜡而說文遂無蠶
 字占夢二曰噩夢杜子春改噩為罕而說文遂無噩字夏官大馭右
 祭兩軹故書軹為軒杜子春改軒為軹而說文遂無軒字皆是也此
 禮為杜子春所改故亦不載乃前賢之疏漏後人所當補正者也禮
 為釐之假借而非譌字金氏禮箋謂釐譌為禮非是

下士十有六人

地官敘官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

人引之謹案下云每門下士二人上又云下士十有六人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卽每門下士之總數則鄭注云司門若令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以每門下士二人計之十二門當有下士二十有四人不得但言十有六人也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在每門下士之外則疏云經有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鄭云若令城門校尉則是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案下大夫及上士中士皆位尊於下士故下士但分掌每門之開閉而下大夫上士中士則總監十二門如云下大夫上士中士之下又有下士十六人總監十二門則其位與每門之下士相埒何得居其上而總監之乎下司關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彼文與此略同而中士四人之下不言下士人數至每關始云下士二人然則司門亦但云每門下士二人而中士八人之下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明矣遍考五官敘官凡上士中士下士之屬一官之中無再見者不得於每門下士二人之外又言下士十有六人

蓋涉上文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而衍也賈疏但云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而不及下士十有六人與每門下士之同異則所據本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可知唐石經始誤衍

樂禮

大司徒之職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家大人曰樂下不當有禮字蓋涉上祀禮陽禮陰禮而衍疏云樂亦云禮者謂饗燕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案經言教和則民不乖如賈說則與教和之義無涉矣且樂禮二字義不相屬若經文果有禮字則鄭必當有注今鄭注釋陽禮陰禮而不釋樂禮則樂下本無禮字可知以祀禮教敬以樂教和其義皆人所共知不煩訓釋故鄭皆無注也下文云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卽此所云以樂教和也不當有禮字明矣自賈本衍禮字而開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鄭風緇衣正義引此作以樂教和則民不乖而釋之云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據此則孔所見本無禮字足正賈本之誤周官正義引此

有禮字與詩正義不合
明是後人依賈本增入
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設官部四
陳禹謨本設官
王部增入禮字而帝
白帖六十一引此皆無禮字

與有地治者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鄭注曰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家大人曰兩司農皆以與有地治者下屬為句謂與治鄉州都鄙者共聽斷之殆非也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不

言與治鄉也都鄙者共聽斷之也予謂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二句

連讀凡言與某事者皆連上句為義宰夫曰言其能者與其良者鄉師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煤氏曰禁遷葬者與嫁傷者司

號曰禁其鬪鬪者與其虺亂者司稽曰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迹人曰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士師曰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司

厲曰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夷隸曰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脩閭氏曰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其

證治與訟義相近有獄訟者有地治者皆指訟者言之非指聽訟者

言之下文聽而斷之乃謂聽訟者耳小司徒地訟以圖正之鄭彼注

云地訟爭疆界者即此所謂有地治者也訝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

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訟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治字同義

九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疏曰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卽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爲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一曰

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

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

出九賦者之人數引之謹案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

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

邦甸之賦家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況下文始云

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何得於此遽言比乎江氏慎修周禮疑義舉要曰比者簡閱校

計之意九比者夫家一人民二田三萊四畜五車六輦七稼器八兵器九夫家為九比之首八者皆夫家之所有故云夫家九比之數案

下文始言比法不得亂其次序六畜車輦辨其物亦在下文此則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征役之施舍但計人計物也江說非九比

疑當為人民之譌隸書人字或作几漢夏承碑含和履仁之仁作仁

字或作儿張休崖涖銘行儿過皆與九相似故人誤為九管子海王

篇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今本人誤為九辨見管子雜志正與此同民字下

半與比相似又涉下文諸比字而誤為比耳既云夫家又云人民者

夫謂丈夫家謂婦人見疏以婚配者言之也其餘老弱孤獨不得謂之

夫家則以人民該之縣師疏以人民為奴婢非也謂奴婢為縣師掌

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亦以夫家人民並言是其例矣

大故致餘子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注曰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云司農云餘子謂羨也者以其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引之謹案田與追胥常有之事猶須羨卒偕行災寇非常之事豈有反不使羨者乎大司徒之職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此云大故致餘子餘子卽民之子弟孟子滕文公篇所謂餘夫也故大司徒統謂之萬民蓋國之大事但致正卒而已大故則不惟致正卒又並羨卒而致之故曰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若謂大故致卿大夫之子而非羨卒則大司徒何以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乎且卿大夫之子謂之國子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大子者諸子之職也與小司徒何涉乎鄭云餘子卿大夫之子者蓋

據宣二年左傳乃宦卿之適子又宦其餘子之文今案民之子弟亦謂之餘子逸周書糶匡篇成年餘子務藝年儉餘子務穡年饑餘子倅運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司馬彪注曰未應丁夫爲餘子漢書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爲餘子是也何必卿大夫之子而後爲餘子乎先鄭之說爲長

地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鄭注曰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引之謹案邦者封之借字古字邦與封通商頌烈祖篇邦畿千里文選西京賦注引作封畿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是也封界也域也地封猶地域耳大司徒之職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鄭注曰封起土界也正此所謂地封也不當云邦讀爲封封界域也其義自明不當徑改爲域

六鄉之治 六鄉之吏

鄉師之職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

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引之謹案鄉師每三鄉二人見敘官注鄉大夫每鄉

一人見敘官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

鄉之吏六當為方方古其字也玉篇其巨之切辭也方古文墨子公

孟篇魯有昆第五人者方父死方長子嗜酒而不葬是也今本方亦誤作亦

作元集韻其古作元韓勅碑陰督郵魯元輝元其姓也廣韻其辭也

亦姓陽阿侯其石是也渠之切元與其同方元並與六相似故書傳

往往互譌史記周本紀各民三百六十夫索隱引劉氏音破六為古

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說見管子淮南地形篇通谷六說見淮南易

林蠱之臨周流六虛說文沴字解引五行傳若六沴作今本六字並

誤作其蓋古文其字侶六故六誤為其其亦誤為六方鄉即其鄉謂

所掌之鄉也鄉師鄉大夫各有所掌之鄉故曰其鄉之治其鄉之吏

鄉師職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

職又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皆言其鄉而不言六鄉是其明證賈疏及陸氏釋文不言六古其字則所見本已誤爲六不始於唐石經矣

興舞 以弓矢舞

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注曰鄭司農云和謂閭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融注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武與舞同引之謹案五者皆鄉射之禮也杜子春及先後鄭注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之善也興舞之義馬未之及今案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詔諸侯以弓矢舞

舞謂樂舞故大司樂詔之鄭注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則是射儀非大司樂所當贊矣殆失之

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

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

大射同則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興舞興者作也起也舞師凡小

祭祀則不興舞鄭彼注曰興猶作也皇侃論語疏謂興舞為射容與

樂舞趣興相會非是

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引之謹案祭祀役政喪

紀不得言數蓋因本篇屢言某某之數而誤也

若大司徒人民之數地域廣輪之數之類

數當為事州長云師田行役之事鄭長云喪紀祭祀之事此亦當云

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事惟有事故聚眾庶若作數則文義不可

通矣鄭注賈疏皆不解數字則其為事字可知事字易明無須作解

也唐石經始誤作數又案役政即政役杜子春讀政為征是也後鄭

分役政為二以為政若州射黨飲酒失之上祭祀下喪紀皆二字為

一事何役政獨爲二事乎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注曰公事也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疏曰云旬均也者王制旣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爲旬十日解之故破從均引之謹案旬當如字讀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者謂年豐則力役之事於一旬中用三日中年則一旬中用二日無年則一旬中用一日也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旣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年一月用六日三冬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莊二十九年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杜注曰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據詩定之方中箋定星昏中而正

謂小雪時小雪十月之中氣下至日南至之日

冬至十一月
月中氣

凡一月而

土功始息則用民之力已及一月蓋十倍於三日之數矣宣十一年
傳楚令尹蔞艾獵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定元年傳春王正月
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庚寅栽城三旬而
畢爲期皆市一月豈得以三日畢之乎均人豐年之力政一月之中
纔用九日較之三旬尙少二十一日不得謂之過多無煩改旬爲均
以強合於王制也凡王制之文多與周官不合者王制云公侯田方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官大司徒之建邦國諸公之地封
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
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王制云市廛而不稅
關譏而不征而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司關司貨
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然則國無
凶荒札喪關市猶有征稅也若斯之類兩存而闕疑焉可矣豈得比
而同之乎

九經古義曰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云中中禮者也失

失禮者也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

倉曰中得也史記索隱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尙

公主不相中皆訓為得呂覽云禹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

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行論篇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

鄭用杜說而不改字家大人曰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

兵而相攻謂不相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

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賦曰中脣為脣得

目為曠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京房傳曰厯中甲庚

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

通用呂氏春秋至忠篇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

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通也

王舉則從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鄭注曰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釋文與音預引之謹案作與者是也王與其事則親往可知矣大宗伯之職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祭僕曰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是吉凶之事王有與有不與也故曰王與則從與本字也舉借字也保氏王舉則從亦當爲與

內列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注曰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帥四夷之隸守之疏曰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屬禁故云帥四夷之隸守之引之謹案列卽厲禁之厲司隸職守野舍之屬禁鄭注曰厲遮例也釋文例本又作列同音烈是厲與列同

祭法厲山氏魯語作列山氏

魯

蠻隸職在野外則

守厲禁亦與此同意但彼在外此在內爲異耳山虞職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典祀職帥其屬而守其厲禁鄭司

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墓大夫職帥其屬而巡墓厲鄭注云厲塋限遮列處皆其證也

主友

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鄭注曰主大夫君也引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引之謹案宣子所云乃同官相尊之詞非大夫君之謂也惟仕於家者以大夫爲君晉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則家臣之於大夫義與君臣相等故喪服大夫之臣爲大夫服斬衰大夫君之讎宜與君同而今乃輕於師長無是理也今案曲禮曰交遊之讎不同國主友蓋皆交遊之屬主謂適異國所主之人也羈旅相依有朋友之道故與友並言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是其證主之讎不同

國者謂爲所主者或爲人所害則與害所主者之人不同國而居也

純帛

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鄭注曰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祭統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鄭注以純爲緇色釋文純側其反家大人曰純者黓之借字也說文黓黃濁黓也廣雅黓黑也廣韻黓黃黑色也黓與純聲相近古字可通純字自有黑義無煩改讀爲緇亦未必皆爲紵字之譌也士冠禮及士昏禮之純衣亦當讀爲黓詳見純衣條下

鞭度

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曰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爰也因刻丈尺耳引之謹案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之攝爰或謂之度郭璞注曰僉今連枷所以打穀者爰亦杖名也今江東呼打爲度廣雅曰爰度杖也然則古人謂爰爲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

人衆也又云因刻丈尺者以上文云以量度成買而徵價故并及之
其實鞭度但供撻戮下文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戮
而罰之是也若均平物買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公彥
不解謂爰爲度之義乃云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鞞於上則爲鞭以
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

誑豫

市之羣吏平隸展成奠賈鄭注曰奠讀爲定整勅會者使定物賈防
誑豫也疏曰恐有豫爲誑欺故云防誑豫引之謹案賈未解豫字之
義故云豫爲誑欺如賈說則當言豫誑不當言誑豫也今案豫亦誑
也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
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
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連言之則曰誑豫矣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
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亦謂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

楊倞注豫定爲

高價也誤與賈疏同豫或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
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俛張誑也亦

古訓之相因者淮南覽冥篇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子產為相

市不豫賈索隱曰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誤亦與賈疏同說苑反質篇徒師沼治魏而市

無豫賈義並與荀子同說者皆讀豫為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

失其傳久矣

斂市紋布

廛人掌斂市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家大人曰市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自唐石經已然上文質人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下文泉府云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此文云掌斂市之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三之字文同一例載師注載師疏及序官疏三引此文皆有之字

飾行

胥師察其詐偽飾行儷慝者而誅罰之注曰鄭司農云儷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玄謂飾行儷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引之謹案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非其原本也案

疏曰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偽惡物以且間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爲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爲行濫解之是後鄭以行爲行濫與先鄭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賣則與先鄭同矣疏何以云後鄭不從乎又案釋文行下孟反若是行步之行不得有下孟之音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後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遐孟卽下孟也行濫卽行苦也古人謂物脆薄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敝或曰行濫九章算術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爲行猶言以堅爲脆也方言揄鋪愷恆敝縷葉輸毳也毳古脆字大雅烝民釋文曰毳本又作脆荀子議兵篇注曰毳讀爲脆郭璞注曰皆謂物之行敝也各本敝譌作敝今據說文敝字注及集韻十虞唐律雜律輕字注八勿敝字注改正或改行爲扞失之

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

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卽方言之愷郭注愷音藍愷爲行敝故又

謂之行濫後鄭以行為行濫正謂此也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正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之遺語也苦與鹽同唐風搗羽毛傳曰鹽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齊語及管子小匡篇並云辨其功苦韋昭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尹知章注曰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是苦亦行濫之稱故後鄭又謂之行苦漢書禮樂志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鹽夫婦之道行鹽不固也行鹽即行苦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西京賦說市曰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儷慝相對為文後鄭之說善矣江氏慎修周禮疑義舉要不知後鄭注為後人所改因以注為非且為之說曰飾行者詐於事是以行為行事之行也失之遠矣

凡治野

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云云家大人曰野下原有田字於田中設五溝五涂以治之故曰治野田凡治野三字已見上文此文自作凡治野田與上文不同疏不釋上文之凡治野而於此釋之云

遂地在郊外田野之中故云凡治野田

今本賈疏野下無田字乃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之與疏

合意不

明是釋此文野田二字以別於上文也自唐石經始脫田字而

各本皆沿其誤周頌噫嘻箋及魯頌駟正義引此並作凡治野田噫
嘻正義釋之云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

與其施舍者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
者引之謹案鄉大夫職曰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
皆舍是施舍者正謂老幼廢疾不得分以爲二而言與其施舍者也
與其施舍者上當有可任者二字寫者脫去耳鄉師職曰以國比之
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
與其施舍者族師職曰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是其例也下文
頒職作事正謂頒之於可任者耳若無可任者二字則與下文不相
生矣

經義述聞第九

高郵王引之

周官下四十六條

涖玉鬯 薦豆邊徹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祭

表貉 蜃或為謨 績純 柏席 邱封之度與其樹數 牲出入

帥瞽而厥作匱謚 瞽讀為憂戚之戚 故書蜡為蠶 噩 四

曰會 遂御 正歲年 鄭說大歲建辰誤合二法為一 師都建

旗 樹渠 大夫鴈 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幣馬 湛或為淮

嶽山 物之可以封邑者 政學 荜蒺氏 旬有二日坐 五

隸錯簡 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故書蠹為橐 則掌行

人之勞辱事焉 次事上士 劔鼎 上公劔四十有二侯伯劔二

十有八子男劔十有八 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以象日月也 龜

蛇四旂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附周紀 侯鍾圖 面三十六 引而信

之欲其直也 淫當為涅 屨 鱗之而 九卿 則弓不發

涖玉鬯 奉玉盥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曰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齋鄭注曰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疏曰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云奉玉齋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齋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簠又曰九嬪職云贊玉齋注云玉齋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卽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齋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齋別釋也引之謹案鄭以涖玉鬯三句總承祭享祀言之而祭天地無鬱鬯且器用陶匏若以玉鬯爲圭瓚拒鬯玉齋爲玉敦黍稷則但爲宗廟之祭而與大神大示無涉故以玉爲禮天地之玉與鬯齋別釋也然鬯與齋皆始涖之祭又奉之何以鬯但言涖齋但言奉獨至於玉而已言涖又言奉乎況牲鑊爲一事而玉鬯玉齋則分玉與鬯齋爲二揆之文義殊病參差今案涖玉鬯二句專謂享大鬼也玉鬯圭瓚也周語有神降于莘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

往獻焉韋注曰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是玉鬯爲圭瓚之明證典瑞所謂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也玉盞與九嬪職同其皆爲玉敦可知九嬪之贊玉盞大宗伯之奉玉盞皆所以享人鬼也上文祭享祀並列而此獨言享者上文卜日宿眡滌濯已總祭享祀言之則此滌玉鬯云云無嫌專指享廟之事不別言享大鬼者上文已云享大鬼故不待別言之也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疏曰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肆師省閱其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疏曰謂天地宗廟之等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盞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此總天地宗廟言之也而其下遂云及果築鬻則專謂宗廟之祭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隨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執明水火而號祝總大禋祀肆享祭示言之也至逆牲逆尸令鐘鼓右則專謂肆享之事皆連類而及不復區分是其例也

薦豆邊徹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家大人曰薦豆邊徹當爲薦

徹豆邊謂豆邊之薦與徹皆掌其事也今作薦豆邊徹則文不成義

寫者誤倒之耳唐石經同疏云薦豆邊徹者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邊徹

文在下此曲為之說也此疏恐經後人改竄非賈氏原文也蓋後人所見經文已誤作薦豆邊徹故不得其解而

強為之說耳後外宗疏引此正作薦徹豆邊與此疏不合故知此疏為後人所改但言薦徹豆邊即是先薦

而後徹何得邊徹字於豆邊之下乎據注云薦徹豆邊王后之事則

正文亦作薦徹豆邊可知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邊是其證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鄭注曰軍將有事將

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貉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

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釋文與音預引之謹案于四望三

字當在若軍將有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大祝云國將有事于四望則

前祝此云若軍將有事于四望則與祭有司將事正相合也與讀與

共之與泉府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鄭長曰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掌固曰有移甲與其役財用與國有司帥之

與祭有司將事者謂與掌祭祀之有司共行事也士昏禮記某既得將事矣鄭注將行

也祭僕云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鄭彼注云祭祀有司有事于祭祀者即此所謂祭有司也不直曰有司而曰祭有司者以大司馬之屬亦有有司大司馬曰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但彼掌軍事此掌祭事故別之曰祭有司也先後鄭不察經文之誤又未考祭僕之文遂讀與爲預而或以與祭絕句或以與祭有司連讀或以有事爲祭表貉軍社或以有事爲合戰胥失之矣劉氏端臨謂祭字爲衍文亦非

祭表貉

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引之謹案貉即師祭之名則表貉上不當更有祭字注爲師祭造軍法者師祭下當更有祭字周頌桓正義引此云爲師祭造軍法者因此祭字誤入正文而經注皆不可通矣正文有祭字自唐石經已然司几筵注有司祭表貉周頌桓正義引此文祭表貉祭字皆後人依誤本周官加之甸祝云表貉之祝號大司馬兩言有司表貉皆

無祭字

蜃或為謨

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鄭注曰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
 書亦或為蜃鄭司農云謨器名引之謹案謨與蜃聲不相近蜃字無
 由通作謨注中三謨字疑當作謨說文謨讀若振與蜃字聲近而通
 凡字之真聲辰聲者往往通借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為慎鄭司農
 注大司馬曰五歲為慎後鄭讀慎為震是其例也隸書真字作真莫
 字作莫二形相似史記高祖功臣表莫搖漢表莫
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乞紀曰大真或作
大莫淮南原道篇真眠於勢利今本真眠譌作漢曙
 少見謨故謨譌為謨矣釋文不為謨字作音段氏周禮漢讀考曰古
 文謨字作暮與蜃篆文相亂案暮與蜃篆不相似段說非也

績純

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
 鄭注曰畫謂雲氣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注曰績畫文也疏曰上
 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績即非畫雲案績人職對方為績是對方為

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爲緣也引之謹案畫雲畫文皆畫績之事不
得以畫雲爲畫畫文爲績也今案文選神女賦羅紈綺績盛文章李
善注引蒼頡篇曰績似纂色赤急就篇承塵戶幰條績總顏師古注
曰績亦條組之屬也似纂而色赤說文纂似組而赤蓋以此爲席緣也古人
謂赤爲績故爾雅赤莧謂之蕢因聲託義也上文莞筵紛純注曰紛
如綬有文而狹者說文組綬屬則紛亦組也顧命敷重筓席元紛純
鄭彼注曰以元組爲之緣是也但績爲赤色之組與紛不同耳深衣
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鄭
注曰績畫文也案績與青素相對爲文蓋亦以赤色之組爲緣與蒲
筵績純同赤華於青青華於素此其次也又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
之冠也緇布冠績綉諸侯之冠也鄭注曰績或作繪案纓以組爲之
垂其餘以爲飾則謂之綉績亦組也故用之以飾纓呂氏春秋離俗
篇白縞之冠丹績之袍高注曰袍纓也蓋以赤色之組爲纓故曰丹
績之袍此可與績綉互證也績綉之績或作繪者借字耳非謂畫文

也陳祥道以為績備五采之文非是又漢書王莽傳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顏師古注曰績者會五采也以赤加績為其方領也案赤績即呂氏春秋之丹績謂以赤色之組為方領也赤績與白布相對為文則績為赤組而非畫文可知班氏明言赤績而師古乃云五采斯為謬矣

柏席

其柏席用萑家大人曰柏者椁之借字鄭注以柏為椁字磨滅之餘非也椁柏聲相近故字相通柏字古讀若博說見唐韻正莊子齊物論篇南郭子綦徐無鬼篇作南伯子綦是其例也

邱封之度與其樹數

冢人以爵等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鄭注曰別尊卑也王公曰邱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塋以上鄭注惠氏周禮古義曰易大傳云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為樹其說與冢人合邱者邱隧故曰王公曰邱封者葬下棺

故曰諸臣曰封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疏以封爲聚土
樹爲樹木皆失之鄭注檀弓仍以封爲高下之數非也以上惠說引之謹

案虞注與周禮王制皆不合

詳見易繫辭
不封不樹下

乃仲翔之謬解而惠氏深

信之何邪且惠氏此說其誤有六下文以度爲邱隧爲窆言之始及
隧耳此文邱封之度但言邱不言隧也而惠氏以邱爲邱隧其誤一
也自掌公墓之地至此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皆言墳墓之
制下文大喪既有日至執斧以涖乃言葬事穿土乃下文之窆下棺
乃下文之窆不當先於此節言之而惠氏引虞翻穿土之說以釋封
字且曰封者葬下棺其誤二也聚土之高下可謂之度不可謂之數
樹若爲聚土則當稱其高下曰樹度何以經文言樹數邪而惠氏曰
樹數高下數字與高下字義不相貫其誤三也鄭注引漢律列侯墳
高四丈云云此明邱封之度非言樹數也而惠氏曰樹數高下無明
文因引漢律以證之其誤四也檀弓說葬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
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

也鄭彼注曰封築土為壟是聚土謂之封曲禮曰為宮室不斬于邱
 木僖三十二年左傳曰爾墓之木拱矣哀十一年傳曰樹吾墓槨是
 墳間樹木之證賈疏以封為聚土樹為樹木正與經傳相合而惠氏
 以賈為失其誤五也檀弓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
 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鄭彼注曰周禮曰以爵等
 為邱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此正以經釋經與春秋緯
 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之說相合春秋緯見月
 家人疏
 令孟冬審棺槨之薄厚塋邱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
 禮器禮有以大為貴者棺槨之厚邱封之大此正冢人所謂以爵等
 為邱封之度也而惠氏以鄭為非其誤六也且說文曰塋葬下土也
 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周官之窆無作封者惠氏何不考於說
 文而輒為異說邪

牲出入

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

夏疏曰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爛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引之謹案王出迎牲謂牲入也牲入則殺而烹之矣何出之有蓋經文本作牲入因上文兩言出入而衍出字耳下文大饗不入牲注曰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正對牲入奏昭夏而言足見經文本無出字也鍾師注牲出入出字亦後人所加封人歌舞牲注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亦專指牲入言之而大射儀疏禮器正義襄四年十年左傳正義引此並作牲出入則其誤久矣

帥瞽而厥作匱謚

大師大喪帥瞽而厥句作匱句謚鄭注曰厥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厥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又小師大喪與厥注曰從大師又瞽矇諷誦詩注曰諷誦詩主謂厥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引之謹案如先鄭所解則厥與誅同矣案大史職曰大喪執殯以泣勸防遣之日讀誄是誄者大史之事生時行迹大史固已陳之矣鄭注會子問曰誄累也累若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若

大師又陳其行迹是再誅也誅不應再且廢之為道若與誅同則經文直云帥瞽而誅可矣何必變其文為廢乎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後鄭病其與誅無別則又為之說曰諷誦其治功之詩以別於大史之誅又苦其無據而舉瞽矇諷誦詩以當之案詩頌美感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惟祭宗廟則然耳不聞用之於作謚也且瞽矇之諷誦詩所以箴王之闕鄭司農云主誦詩以刺君過而說以國語瞽賦矇誦是也非為作謚而設故但云諷誦詩而無大喪之文若以為

廢作匱謚則是瞽之誦詩專用之於大喪而平時規過之職反闕焉

不講矣無是理也今案周官大喪言廢者皆謂陳器物司裘廢裘司

車廢遣車車僕廢革車司常建廢車之旌司兵廢五兵圍人廢馬樂官則大司樂眡瞭笙師鑄師籥師並言廢樂器典庸器廢筍虞司干

廢舞器 皆是也 大師小師之廢不應獨異帥瞽而廢謂廢樂器也樂器眡瞭

所廢笙師鑄師籥師皆云廢其樂器但陳其所掌之樂器也眡瞭則

代陳之也司干疏曰瞽矇所云祝而以為大師帥瞽而廢者眡瞭掌敵項簫管及琴瑟皆當眡瞭廢之

大師之縣故大師得命眡瞭廢之又帥瞽而泣其事也周頌有瞽篇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靴磬祝圍彼樂

器亦是眡瞭設之而詩以為瞽之所設則以眡瞭相瞽故也大師帥

瞽而厥樂器小師又與厥者猶大司樂大喪泣厥樂器樂師亦云凡

喪陳樂器則帥樂官也厥樂器但謂之厥者因上大司樂下眡瞭厥

樂器之文而省猶鄉師之致民大司馬但謂之致也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注

曰致鄉師致民於司馬厥以陳器諡以易名二者絕不相涉不得合為一事諡

為王及后作非為匱作也亦不得以作匱諡連讀作匱二字當絕句

作匱蓋謂將載時也作起也動也匱朝於廟升自西階及將祖則舉

匱卻下而載於車見既夕禮注故謂之作匱也言當作匱之時大師則進

而諡焉故曰作匱諡小史職曰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鄭注曰其讀

誄亦以大師賜諡為節事相成也則大史之大喪讀誄亦以大師之

諡為節先誄後諡同在一時可知矣大史職曰遣之日讀誄鄭注曰

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

又帥瞽厥之而作諡此誤合厥與諡為一事不瞽史知天道使其其

事言王之誅謚成於天道是誅謚相因同在遣之日也案既夕禮載
匱即在遣之日是日將載而作匱則大史誅之而大師謚之故曰遣
之日讀誅又曰作匱謚作匱者遣之始也如謂經文但言作謚而非
以作匱為節則直云作謚其義已明何乃枝蔓其詞而云匱乎以是
明之

鑿讀為憂戚之戚

眊瞭鑿愷獻杜子春云鑿讀為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
故曰戚掌固夜三鑿以號戒杜云鑿讀為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
守也家大人曰造戚二字古聲皆與蹙相近小雅小明篇自詒伊戚與蹙聲菽宿覆為韻孟
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子忠孝篇作其容造焉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造然即蹙然考工記不微至
無以為戚速也鄭注曰齊人有名疾為戚者釋文戚徐劉將六反李
音促是戚聲近蹙而訓為疾也戚速疊韻字戚猶速也故齊人名疾為戚杜云鑿讀為憂
戚之戚擊鼓聲疾數故曰戚聲則同於憂戚義則取諸疾數故又云
鑿讀為造次之造造次亦疾意也賈疏以為取軍中憂懼之意失之

從叩并聲又癯字注引周禮二曰畢癯隸省作畢凡字之從叩從詛

者皆同意說文叩驚也從二口讀若謹詛衆口也故從叩之字亦

可從詛說文囂或作贊玉篇有壘字云古文喪是其例也壘字從詛

并聲篆當作詛今作壘者其字作曲畫隸皆變作直畫而為手漢梁相費

汎碑塞鄂質直鄂作鄂孔廟置守廟孔龢碑丙子朔西嶽華山碑奄有河朔朔並作朔幽州刺史朱龜碑門衛馳榜榜作栴此皆隸書變

并為手之證又省而為王耳古文四聲韻曰尊王庶子碑作壘蓋省字作

于故無下畫亦猶畢之省作畢也然則壘即畢之或作非俗書也故

杜破壘為悻而鄭不改字

四曰會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鄭司農曰祠當為辭二曰命三曰誥

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鄭司農曰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

蒲主為其命也後鄭曰會謂會同盟誓之辭引之謹案如先鄭之說

則因會而命事因命事而有辭如後鄭之說則因會而盟誓因盟誓

而有辭不得直謂辭為會也竊疑會乃誼之假借誼古話字也說文

話會合善言也籀文作諭從會盤庚曰乃話民之弗率馬注曰話告也言也見釋文文六年左傳箸之話言杜注曰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諭爲告戒下民之辭與誥相近故三曰誥四曰諭

遂御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家大人曰御下當有之字案鄭仲師云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康成云御之者執翻居前卻行爲節度疏云

遂御之者各本無之字乃後人依已脫之經文刪之今據本疏下文補喪祝執纛卻行御正柩故

云遂御之則經文有之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之字而各本遂沿其

誤後漢書蔡邕傳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一引此並作遂御之宗小

伯云及執事眠葬獻器遂哭之鬱人云共其裸器遂經之中車云飾遣車遂厥之行義並與此同

正歲年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注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戴氏東原曰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而不及祀歲也者夏

時也以建寅為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為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勿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引之謹案中數朔數一周皆歷四時而成歲可謂之歲亦可謂之年月令曰躔及中星皆應朔氣而曰季秋之月為來歲受朔日則朔數亦何嘗不曰歲乎年歲之名未可以中數朔數分也戴說本於爾雅可謂有據然周禮凡言歲終

正歲者皆用夏時說見前歲終下正歲年以序事亦夏時也年猶歲耳夏官

司士掌羣臣之版辨其年歲年與歲正同義如謂夏曰歲以建寅之月為首周曰年以建子之月為首則是羣臣之齒或自建子之月而

已增一歲或至建寅之月而始增一歲年之多寡時之先後反參差而無定矣解者徒謂歲年不可以無別故必欲分以為二不知古人

之文自有複語如人與民同義而地官屢言人民土與地同義而屢言土地是也又何疑於歲與年之同義而並舉乎大宰三歲則大計

羣吏之治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三歲即三年也場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歲之上下即年之上下也豈有中

數朔數之異夏正周正之分乎

鄭說大歲建辰誤合二法為一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鄭注曰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

之辰樂說說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俗本常應上衍與日二字辯見下然則今曆

大歲非此也謂東漢四分術大歲不應歲星引之謹案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

之辰此大歲建辰之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同次而不見者也樂說

說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此大歲建辰之又一法也其月歲星與

日隔次而晨見者也詳見爾雅大歲攷而鄭引樂說以證歲星與日同次之

月斗所建之辰則是誤合為一矣開元占經歲星占引樂動聲儀曰

角音和調則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此鄭所謂樂說也史記天官

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

出東方色蒼蒼有光此樂說所謂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也正月

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則非與日同次之月同次則歲

星在日前不能晨見今上云同次下云見殆失之矣晨見之法歲星去日一次有餘

星見之時日猶未出不得言與日也與日二字蓋又保章氏以十有

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鄭注曰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

所建之辰也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大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

周此三統歷法也鄭君通三統歷故云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案甘氏十

二歲之占亦用隔次晨見之法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

格之歲攝提在寅攝提大歲也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

於東方其狀蒼蒼若有光其國有德乃孰黍稷其國無德甲兵惻惻

其失次將有天應見於輿鬼其歲早水而晚旱是也正月日在亥宮

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與所謂星日同次者迥異漢書天文志曰大

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日在亥宮

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此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法也又曰大初歷在營室東壁

歲星與日同在亥宮此與日同次之法也鄭注舉星日同次之法以明大歲而

乃證以隔次晨見之甘氏歲星經則不相符合矣蓋隔次晨見之法

大初以後久不承用故言大歲者但知有星日同次之法而已博通

如康成猶不能詳爲剖析況他人乎

師都建旗 師都載旛

司常師都建旗鄭注曰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家大人曰師當爲帥說文引周禮作率都建旗帥率古字通則周禮本作帥都建旗玩鄭注亦當作帥蓋都爲民所聚其帥之者大夫也文十六年左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杜預注曰帥甸郊甸之帥義與帥都同大司馬師都載旛帥字亦當爲帥也釋文無帥字之音賈疏釋師爲衆則唐初已誤爲師不始於開成石經矣

樹渠

夏官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疏曰樹渠者非直溝池有樹渠上亦有樹也引之謹案城郭爲一類溝池爲一類樹渠爲一類渠謂籬落也因樹木以爲籬落古曰樹渠司險職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鄭注曰樹之林作藩落也是其證矣渠字或作據又作楛廣雅曰據也地與籬同釋名曰青徐謂籬曰楛渠據楛古今字

耳知樹渠之渠非謂溝渠者溝渠與樹不同類且渠卽是溝呂氏春秋上農

篇注曰溝也渠溝也溝池已見上文也

大夫鴈

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各本並同家大人曰大夫下不當獨省執字寫者脫之耳唐石經正作大夫執鴈大宗伯職亦然

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引之謹案第二數字蓋因上下兩數字而衍司士但稱羣臣之數非如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也邦國都家縣鄙之下不當有數字當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讀謂卿大夫士庶子之在邦國都家縣鄙者也司書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今本脫用字說見司書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小司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

家九比之數上下兩之字相承爲義正與此同賈疏訓釋經文先舉
 周知邦國都家六字次舉縣鄙二字次舉之卿大夫四字次舉士庶
 子三字然後舉之數二字則所據經文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
 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明矣其釋之卿大夫曰云之卿大夫者卽
 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臣數總言之蓋經文之卿大夫之字是
 總承上文之辭故疏舉之卿大夫四字而釋之曰卽謂朝廷及邦國
 都家縣鄙之臣數總言之也猶小司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
 家九比之數上之字亦是總承上文之辭故彼疏釋之曰云之夫家
 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
 數也今本改疏之之卿大夫爲卿大夫士不知下文始釋士庶子不
 得於此先增士字也威氏百二不能釐正反據誤本疏之卿大
夫士謂經文當作卿大夫士庶子乎之卿二字之閒安得有數字乎
 疏矣已云卿大夫士何得又言士乎
 其釋之數二字曰云之數者邦國以下總結之也不釋於縣鄙之下
 而釋於士庶子之下則縣鄙之下無數字明甚唐石經始誤衍

幣馬

校人飾幣馬先鄭司農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引之謹案幣馬謂以馬為幣非謂馬之當幣處者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則馬在六幣之數故曰幣馬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是也下文凡賓客受其幣馬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義並與此同

湛或為淮

職方氏其浸潁湛鄭注曰湛或為淮周禮漢讀考曰湛字與淮形聲皆不相近引之謹案淮疑當為淫字之誤也淫之為淮猶淫雨之為

淮雨

說見文心雕龍練字義

又涉下文淮泗而誤也湛與淫古同聲而通用

湛字

或作沈並與淫通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零篇曰久雨為湛微子我用沈醜即淫考工記沈氏淫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為湛

嶽山

其山鎮曰嶽山引之謹案嶽下山字涉上下文而衍爾雅釋山釋文

漢書郊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此皆無山字自唐石經始衍山

字而各本遂沿其誤據鄭注云嶽吳嶽也則本無山字可知或謂注省去山字非也注文會稽醫無閭下皆無山字以經文本無故也其衡華沂岱霍恆下皆有山字以經文本有故也此云嶽吳嶽也則經文本無山字而非鄭之省文明矣逸周書職方篇有山字亦後人依俗本周禮加之據孔晁注云華山西嶽也嶽吳嶽也則亦無山字可知

物之可以封邑者

籙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籙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鄭注以物字屬下讀云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宋王安石以名物連讀鄭鐸以辨其邱陵墳衍籙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十七字作一句讀引之謹案山師川師皆云辨其物地官大司徒亦云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則物字當上屬爲句但如鄭鐸連上下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各物豈可以封邑乎今案之可以封邑者之字上蓋有脫文籙師掌四方之地名則當云地之可以封邑

者大司徒以天下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
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注曰封起土界也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
制其域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皆謂辨其
地之可以封邑者也邱陵墳衍隰隰之名物與地之可以封邑者皆
遵師辨之故曰辨其邱陵墳衍隰隰之名物地之可以封邑者

政學 聽國司馬

都司馬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鄭注曰政謂賦稅也學脩德
學道引之謹案征稅與學道並舉殊為不倫政當讀政事之政學當
讀為教政學即政教也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都司馬所掌
之教殆即大司馬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與集韻教或作學
洛誥乃女其悉自教工尙書大傳引作學功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九文王世

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正義引盧植以
為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學記論教學相長而引兌命曰學

學半鄭注曰言學人乃益己學之半

舊本學之二字誤
倒今據正義乙正

釋文學人胡

孝反又音教又善教者使人繼其志釋文教一本作學是古字借學

為教也家大人曰聽國司馬本作聽於國司馬猶論語言聽於冢宰

也唐石經脫於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序官疏兩引此文皆作聽於國

司馬又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文義亦與此同故

鄭彼注云正猶聽也

荜蔴氏

秋官敘官荜蔴氏注曰鄭司農云荜讀為擿元謂荜古字從石折聲

段氏周禮漢讀考曰從石折聲折當作析傳寫之誤析聲適聲同在

古音十六部

謂入聲之陌
麥昔錫四部

折聲在十五部

謂入聲之月曷
末點鎔薛六部

荜為擿之

古字則知必析聲也釋文荜宅歷反李軌又思亦反此從析作荜之

本又云徐丈列反沈勅轍反此從折作荜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

作音者各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曰荜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

從石折聲周禮有荜蔴氏許以擿訓荜取其同音篆文必作荜析聲

今本作誓折聲亦是差繆家大人曰段說非也釋文賈疏及五經文

字唐石經皆作誓不作誓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有誓無誓今欲

改誓為誓不知何據且許鄭並云從石折聲則當作誓明矣誓音宅

歷反而其字以折為聲故徐邈音丈列反沈重音勅轍反唯李軌本

誤作誓故音思亦反玉篇廣韻誓字並他歷丑列二切文選吳都賦

誓陟山谷李善音勅列切而皆無思亦之音則從徐邈而不從李軌

也賈疏曰鄭謂誓古字從石折聲者以石投擲毀之故古字從石以

折為聲然則誓族氏掌覆天鳥之巢鄭注覆猶毀也義取毀折而非取分析

當從折聲不當從析聲也說文誓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亦是毀

折之義非分析之義案說文言墮之吳都賦言誓陟山谷墮與墮同誓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亦謂墮其巢也然則誓

從折聲兼有下墮之義故廣雅曰墮折下也若改折聲為析聲則又與下墮之義不合矣誓或通作折管子地數

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

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

折取之者謂擿取黃金鉛錫銅鐵也墨子耕柱篇曰昔者夏后開使

蜚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折金者擿金也猶說文言上擿山巖

空青珊瑚也折卽誓之借字則誓之從折而非從析益明矣段必欲

改誓爲誓而以爲從析聲者徒以誓爲古擿字古音析與擿同部而

折與擿不同部耳今案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讀折折爲提提提

與擿古同聲史記刺客傳引其七首誓之讀爲擿猶折折之讀爲提

提也段注說文媿字云折者提之譌此不明於古聲之轉也折與

擿聲相轉蔑與幣聲亦相轉古音折蔑二字在月部擿幣二字在錫

部誓從折聲而讀爲擿猶鄣軹淺幪之幪從蔑聲而讀爲幣也段氏

不明於古聲之轉遂臆造一析聲之誓字以合擿字之音其注說文

則徑改誓爲誓改折聲爲析聲殆非所謂遵循舊文而不穿鑿者矣

旬有三日坐

秋官大司寇之職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

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家大人

曰旬有三日坐三當爲二因下文三日坐而誤也暮役者十二月役

以十二月則坐當以十二日猶下文九日坐九月役七日坐七月役五日坐五月役三日坐三月役也

五隸錯簡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

牽傍此五字當在夷隸其守王宮脫者與其脫守厲禁者如蠻隸之

事王應電周禮傳云上司隸職止言掌四翟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未及於罪隸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

之事十四字疑闕隸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

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畜畜上脫養鳥而阜蕃教擾

之掌子則取隸焉此五字當在罪隸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此字與

鳥言此三字當在閩隸而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此字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

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引之謹案夷隸役牧人養牛則當助牧人

為牽傍牛人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軍之牛與其牽傍此助為牽傍蓋亦謂兵車之牛鄭依誤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

罪隸牽傍之非也牛助為牽傍五字當在夷隸不當在罪隸也夷隸貉隸皆

云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不應閩隸獨無此文當如王應電說移罪隸其守王宮三句於閩隸而補者字守字蠻隸役於校人夷隸役於牧人貉隸役於服不氏不應閩隸無所役之官畜上蓋脫掌字周禮新義謂役於掌畜是也掌畜掌養鳥而子則取隸馬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爲之役也子上又有脫文耳鄭依誤本作解云掌子者王立世于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非也養馬乃蠻隸之事不得屬之夷隸夷隸馬字蓋衍文也夷隸不養鳥則不得與鳥言養鳥乃閩隸之事貉隸養獸而與獸言則閩隸養鳥亦當與鳥言與鳥言二字當在閩隸阜蕃教擾之下承掌字連讀無疑今更訂其文如左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子則取

隸焉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

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與鳥言其守王

官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牛助爲牽傍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條狼氏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鄭注曰大史小史主禮事者

引之謹案此經不可解者有三上文曰僕右曰馭曰大夫曰師皆邦

之官職也而不言邦獨至大史則曰邦之大史其不可解一也刑之

有殺有墨恆視其罪之大小何以大史所犯之罪必當殺小史所犯

之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二也六官之屬與於祭祀軍旅者多矣何以

所誓者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三也今案二史字皆當為事古文事字

之誤也說文事從史出省聲叢古文事徐鍇曰此則出字不省也古

文之叢脫去上半則為史矣新序雜事篇有司請事於齊桓公今本

脫出則為史矣以是明之訝士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布憲凡邦之大

刑禁號令是邦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為小事可知矣

大事重則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

誓小事曰墨也周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為文天官小宰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春官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
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是其例也司約曰若
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
者殺此卽大事殺小事墨之證

故書蠹爲橐

翦氏掌除蠹物鄭注曰故書蠹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蠹釋文橐劉
古毛反本或作橐他各反引之謹案作橐者是也橐蠹古同聲故蠹
譌爲橐說文蠹作蠹從虫橐聲地官掌染草注橐蘆釋文橐音託又
音妬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若橐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鄭注曰使謂大小
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元
謂夷發聲釋文出焉使二字引劉昌宗焉音夷引之謹案焉字屬上
爲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夷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有夷字

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字故書作夷也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橐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貉踰汶則死貉或作援謂善緣木之援也朝人左不楛楛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句首發聲者

次事上士

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疏曰直言上士不言中士下士者總以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言元士同也引之謹案周禮序官凡言上士者皆對中士下士言之無合三等之士言之者掌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

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其序卿大夫士庶子之等與此同而但稱爲士不稱上士夏官司士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正此所謂次事使士者亦無上士之稱上蓋衍文也若有上字則與直言士者不同鄭必訓釋其義今鄭不爲上字作解則所見本無此字也注內次事使上士上字亦後人依誤本經文加之

銅鼎

掌客上公五積皆眡飧牽鄭注曰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銅鼎疏曰不殺則無銅鼎者銅鼎卽陪鼎是也引之謹案下文飧五牢銅四十有二四當爲三鼎簋十有二是飧

有銅與鼎飧五牢皆殺則必烹肉於鼎盛汁於銅故有銅鼎也五積視飧而不殺牲則無銅鼎可知故鄭云不殺則無銅鼎銅鼎二器也賈氏誤以銅鼎爲一器而云銅鼎卽陪鼎其說之不可通者有三下

文銅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注曰鼎十有二者正鼎九陪鼎三是陪

鼎已在鼎十有二之內何得又以鉶為陪鼎其不可通一也郊特牲

曰鼎俎奇而邊豆偶正鼎九陪鼎三正所謂鼎俎奇也鉶四十有二

則三十有二之譌四八三十二其數偶而不奇明與陪鼎非一物而

云鉶鼎即陪鼎其不可通二也聘禮饗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

鼎當內廉東面北上當碑南陳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八簠繼之六鉶

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六簠繼

之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饌于東方亦如之是陪鼎

設於西階前當內廉鉶設於堂上戶西及東西夾二者絕殊而云鉶

即陪鼎其不可通三也鄭注聘禮曰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

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未嘗以為鉶也注掌客曰鉶羹器也注公

食大夫禮曰鉶菜和羹之器注士虞禮曰鉶菜羹也菜下蓋脫和字注特牲

饋食禮曰鉶肉汁之有菜和者汁各本譌作味據魯頌闕宮正義引改召南采蘋篇釋

文引鄭曰鉶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未嘗以為陪鼎也賈氏誤解

掌客注之鉶鼎為陪鼎又以解享人之鉶羹享人疏曰云鉶羹者皆是陪鼎腳臘曉牛用薑

八 試以上下文例之上公食四十豆四十壺四十皆五八之合數也
故其降殺以八四八而爲三十二故侯伯食三十有二豆三十有二
壺三十有二也三八而爲二十四故子男食二十有四豆二十有四
壺二十有四也上公簠十五二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二四二而爲
八故侯伯簠八也三二而爲六故子男簠六也上公腥三十有六四
九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九三九而爲二十七故侯伯腥二十有七
也二九而爲十八故子男腥十有八也然則上公劔三十有二四八
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亦以八三八而爲二十四故侯伯劔二十有四
也二八而爲十六故子男劔十有六也若云上公劔三十八則既多
於四九之合數又少於六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乎鄭言三
十八蓋近之者意欲降殺以十使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
也不知降殺以十者必始於十之積數如下文上公米四十車禾五
十車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是也若三
十有八不足四十之數則不能降殺以十矣再以劔少於豆計之上

公豆四十鋤三十二侯伯豆三十二鋤二十四子男豆二十四鋤十六
六鋤少於豆者皆八所謂較若畫一也若云上公鋤三十八則少於
豆者二侯伯鋤二十八則少於豆者四子男鋤十八則少於豆者六
反致多寡參差矣此當據或本以正經文之譌鄭君偶未審耳

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考工記輪人爲蓋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鄭注曰部謂斗柄
達常也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引之謹
案倍於二尺裁四尺耳不得有八尺疑當作程長四之二尺者四記
言部長二尺程長四之故注曰杠長八尺冶氏戈廣二十援四之注
曰援八寸是其例也部長二尺程長四之則下當云二尺者四不得
云四尺者二蓋程長四之四因上文程圍倍之而誤爲倍二尺者
四又誤爲四尺者二耳鄭不言其誤則所見本正作程長四之二尺
者四可知

以象日月也

轉人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鄭注曰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引之謹案日衍字也大戴禮保傅篇三十輻以象月盧注曰車為月賈子容經篇亦作三十輻以象月蓋月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凡三十日而成一月故輪輻象之若日則一日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天非三十日所能限矣鄭君所見本已衍日字不得已而以合宿言之如其說則經文日月下當增之會二字而其義始明殆以迂回失之且三十日而與日會者月也月來會日非日來會月但言月可矣何須兼言日邪再以上下例之象天象地象星及象大火之類皆單指一事言之不應此句並言日月也續漢書輿服志作以象日月即承鄭本之誤

龜蛇四旂

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注曰龜蛇為旂引之謹案經文本作龜旂四旂今作龜蛇者涉注文而誤也上文龍旂為旂熊旂上一字皆所畫之物下一字皆旂名此不當有異若作龜蛇則旂名不著所謂四旂

者不知何旗矣龜蛇爲旄而稱龜旄者猶熊虎爲旗而稱熊旗約舉其一耳上注文龍爲旂釋旂字也鳥隼爲旗釋旗字也熊虎爲旗釋

旗字也此注龜蛇爲旄釋旄字也以注考經其爲龜旄明甚續漢書

輿服志載此文正作龜旄四旂通典禮二十六同今本通典作龜蛇旄四旂甚爲不詞

蛇字明是後人所加桓二年左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二引此文亦皆作

龜旄唐石經始誤爲龜蛇說文旄字注龜蛇四游亦當作龜旄後人

依俗本周禮改之耳他書引考工記作龜蛇者放此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附周紀侯鍾圖

鳧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幹即幹字隸書木字或作丰故陳注變作陣幹變作幹今又譌而爲幹

曰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以蟲爲飾元謂今時旋有蹲

熊盤龍辟邪引之謹案此以旋與幹爲一物也若然則記文但言鍾

縣謂之旋旋謂之幹可矣何於次句又加蟲字乎竊謂鍾縣謂之旋

者縣鍾之環也環形旋轉故謂之旋旋環古同聲環之爲旋猶還之

爲旋也旋蟲謂之幹者銜旋之紐鑄爲獸形獸亦稱蟲月令其蟲毛謂獸也儒行螿蟲攪搏

鄭注螿蟲猛鳥猛獸也

居甬與旋之閒而司管轄故謂之幹幹之為言猶管也

楚辭天問幹維焉繫幹一作筦筦與管同後漢書竇憲傳注曰幹古管字

余嘗見劉尚書家所藏周紀侯

鍾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環焉為牛首形而以正圓之環貫之始悟

正圓之環所以懸鍾即所謂鍾縣謂之旋也半環為牛首形者乃鍾

之紐所謂旋蟲謂之幹也而旋之所居正當甬之中央近下者則下

文所謂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也幹為銜旋而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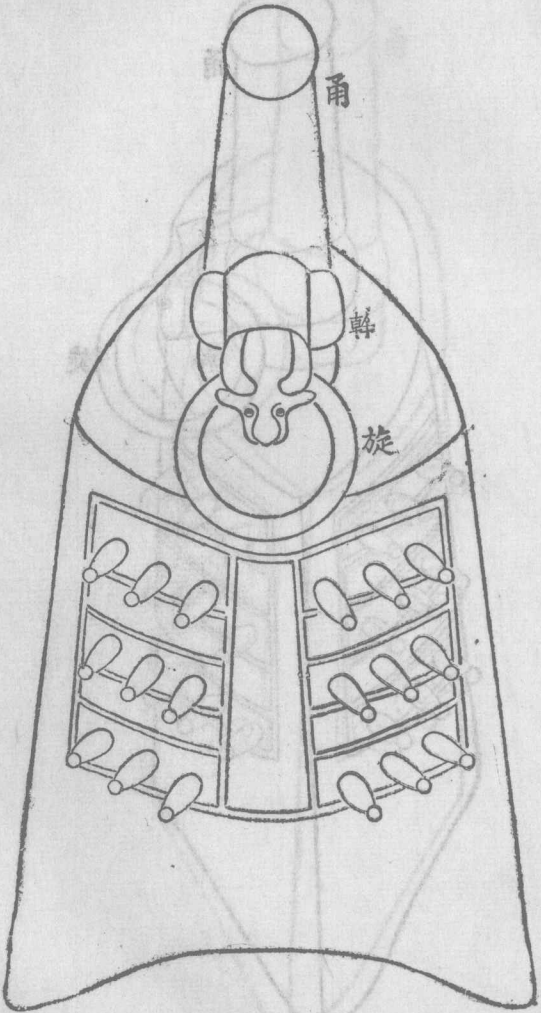
設其旋則幹之所在可知矣幹所以銜旋而非所以懸幹為蟲形而

旋則否不得以旋為幹也程氏通藝錄以旋蟲為旋螺徧考古鍾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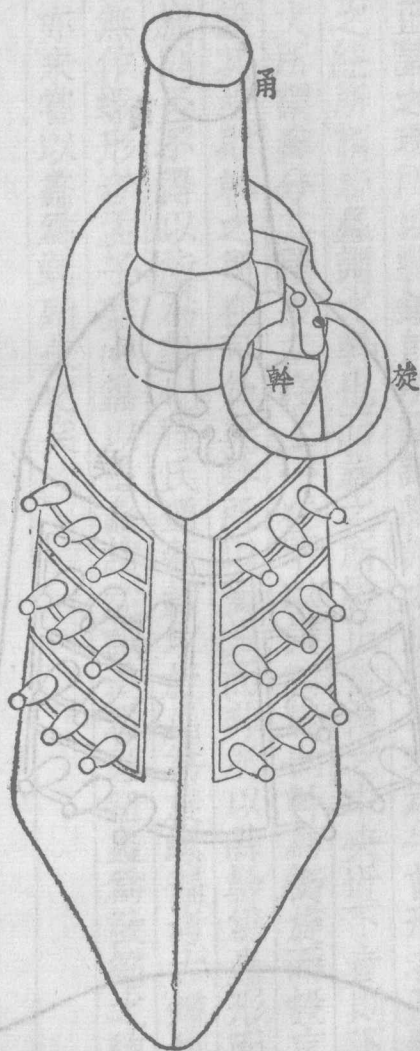
無作螺形者孟子盡心篇以追蠡趙注訓追為鍾鈕蠡為欲絕之貌

亦未嘗以蠡為螺殆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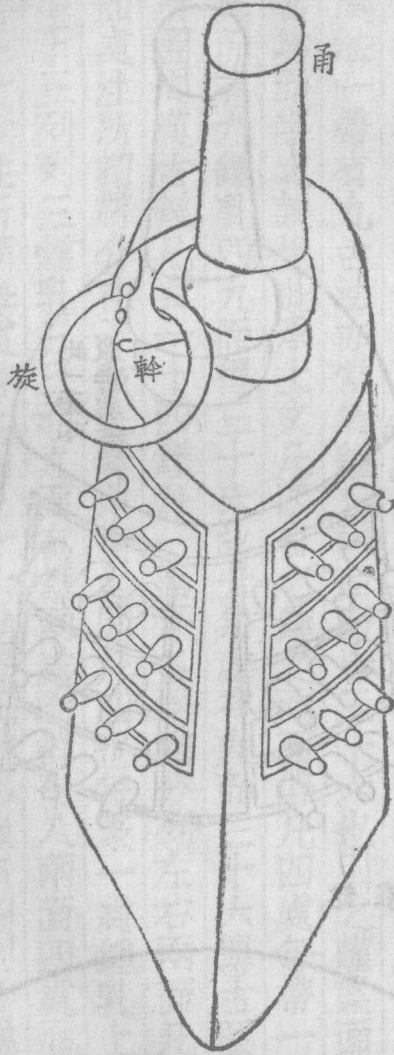
紀侯鐘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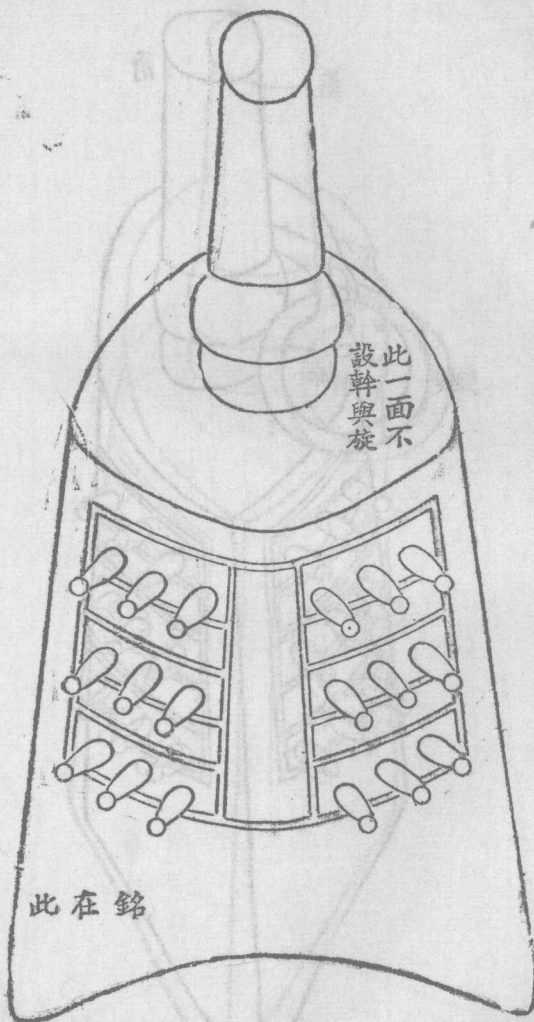
紀侯鐘圖二



紀侯鐘圖三



紀侯鐘圖四
 左 寶 鐘 有 銘 曰 己 侯 愾



面三十六

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注曰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凡四鄭司農云枚鍾乳也元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疏曰言四處則中二通上下畔爲四處也舉漢法一帶有九古法亦當然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也引之謹案面當爲而字之誤也此承上文凡四言之鍾之兩面帶凡四處每帶一處而有九鍾乳四九而得三十六故云每處有九而三十六博古圖所圖周漢古鍾凡百一十四鍾每一面篆各兩處分列左右兩面凡四處注所謂帶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凡四也每篆一處鍾乳上中下三列列三鍾乳三三而九面有篆兩處而得十八兩面四處而得三十六注所謂每處有九而三十六也程氏通藝錄所圖周公琴鍾及余所見紀侯鍾無不皆然與鄭注正合其爲而字無疑賈氏不能釐正而云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則是七十二矣無論古鍾無此制且非一鍾所能容又謂中二通上下畔爲四處亦誤四處者合鍾

之兩面計之非謂一面有四處也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 似博爲棧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泄也眡其箸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脛脂之則栗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棧也卷而搏之而不泄則厚薄序也眡其箸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齟引之謹案此先列其目後乃一一申言之也不應引而信之二句不見於前而見於後蓋本在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下寫者錯亂耳

則是以博爲棧也鄭司農云棧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後鄭謂棧者

今本棧誤作翦據疏改正

如棧淺之棧或者讀爲羊豬彘之彘釋文引沈重云馬

融音淺引之謹案馬音是也古人多以博與淺相對爲文羣書治要

引曾子脩身篇曰君子博學而淺守之管子八觀篇曰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荀子脩身篇曰多聞曰博少聞曰淺非相篇曰君子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儒效篇曰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禮論篇曰博之淺之呂氏春秋執一篇曰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賈子容經篇曰人主大淺則知闇大博則業厭淮南說山篇曰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皆是也

淺乃淺之假借耳

淫當為渥

恍氏淫之以蜃杜子春云淫當為渥書亦或為湛家大人曰渥與淫形聲俱不相近必無讀淫為渥之理渥即湛字之譌也

字通故子春讀淫為湛爾雅曰久兩謂之淫論衡明零篇曰久兩為

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下云書亦或為湛

亦者承上之辭或大宗伯五祀師為位故書祀禘鄭司農云禘當為祀書亦

書亦或為位樂師趨以采齊故書趨作踈鄭司農云踈當為趨書亦或為趨是凡言書亦或為某者皆承上之辭 湛字從水甚聲隸書甚字或作昷故湛字或作湜湜字從水從土日聲隸書土字或作主故湜字或作湜湜與湜形相似故湛譌為湜耳釋文有湛無湜以是明之

屨

玉人侯用瓚鄭注曰瓚讀為餐屨之屨瓚雜名也釋文屨作旦反內則注曰以膏煎稻米則似今膏屨矣釋文屨本又作餐又作屨並同之然反又音贊錢氏曉徵答問曰據玉篇屨即鑽之古文說文云鑽以羹澆飯也釋名饌鑽也以米糝之如膏鑽也凡從贊之字皆有相佐義故鄭以瓚為雜名引之謹案屨字說文缺載以六書之例求之屨蓋從食屨省聲屨隸省作屨 屨音作旦之然二反並與展字聲相近也字當作屨俗書譌而為屨則諧聲之理不明其又作屨者屨之省耳楚辭九思時混混兮澆鑽注曰鑽餐也混混濁也言如澆鑽之亂也則屨有雜亂之義故玉人注讀瓚為屨而訓為雜聲中兼義也

鱗之而

梓人凡攬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鄭注曰作猶起也之而頰頰也引之謹案說文頰禿也禿爲無髮則不可以言作矣鄭說非也今案而頰毛也之猶與也作其鱗之而謂起其鱗與頰毛也若龍有鱗虎有鬚皆象其形使之上起耳古人連及之詞或言與或言之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謂有司與牧夫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謂措之于參保介與御閒也文十一年左傳皇父之二子死焉二子者公子穀甥司寇牛父也言皇父與二子皆死也成十六年傳潘尫之黨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傅摯謂潘尫與黨申鮮虞與傅摯也

說見釋詞

直言鱗而則不詞故加之以連及

之說文而頰毛也引周禮曰作其鱗之而釋而不釋之然則之爲語詞非實義所在矣戴氏考工記補注乃云頰側上出曰之此未達古人語意而輕爲之說也

九卿

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

九卿治之鄭注曰六卿三孤為九卿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

之屬引之謹案鄭以六卿三孤為九卿者用漢書百官公卿表之說

也見上孤字條蓋當時說經者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謂孤為三公之

副而以大戴禮保傅篇之三少當之見上孤字條不知周禮之孤乃六卿

之首而非三公之副其數一人而已未嘗有三也辨見上孤字條豈得以孤

為三強合六卿而為九乎若以保傅篇言三少皆上大夫遂欲列之

九卿則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

曰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矣見上文王世子正義豈亦將合六卿而為

十卿乎且經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曰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

事處則九卿乃治事之官非論道之官矣豈得雜以論道之三少乎

經又云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則九卿不可闕一若謂中有

三少佐三公論道則文王世子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假如三公闕

其一則三少亦闕其一將所謂分國爲九九卿治之者亦必闕其一
分而無人以治之所謂九室者亦必闕其一室而無人以治之而可
乎若不闕三少而獨闕三公則三少乃三公之副未有有副而無正
者也然則九卿之中不得有三少明矣說苑臣術篇引伊尹對湯問

曰

漢書藝文志有伊尹五十一篇蓋卽說苑所引

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

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
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

於字

蓋衍

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

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是九卿之事異於三公若謂
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與三公之事同在於道不得謂九卿之事
皆在於德矣此可知古人言九卿者不以三少備其數也自新莽誤
以周禮之孤爲三公之副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且合羲和作士
秩宗典樂共工子虞爲九卿

見漢書王莽傳

孟堅作表又沿其意而變其名

以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合六卿爲九於是九卿之官遂以三少

其閒矣總由誤解周禮以致此謬豈古人官制之所有哉鄭君注天
官軍次及此皆誤用其說而注王制月令昏義之九卿則不以爲六
卿三孤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時則篇之九卿韋昭注魯語
之九卿亦然蓋有所不安於班氏之說故疑而闕之也九卿之與六
卿增減異同書無明證或九卿皆有官名如堯典之九官或無官名
如晉之六卿爲三軍之帥八卿爲四軍之帥皆未可知必欲於周禮
六官之外求官名以實之則鑿矣

則弓不發

弓人居幹之道蓄粟不弛則弓不發鄭司農曰蓄粟謂以鋸副析幹
弛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賈疏以發爲發傷引之謹案訓發
爲傷於古無據發當讀爲撥撥者枉也言析幹不邪行絕理則弓不
至於枉戾也輪人曰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微不匡注曰蓄與爪不
相侷乃後輪微盡不匡刺也與此云蓄粟不弛則弓不
發義正相近匡亦枉也管子
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較者管子宙合篇曰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
險以爲平淮南本經篇扶撥以爲正高誘注曰撥枉也脩務篇琴或

撥刺枉橈注曰撥刺不正也荀子正論篇曰羿蠡明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西周策曰弓撥矢鉤是弓枉戾謂之撥也。古字撥與發通商頌長發篇元王桓撥韓詩撥作發是其例矣。

經義述聞第九